

# 啟思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刊物

# CADUCEUS

HKUSU Medical Society Publication

Vol. 11 No. 2

1979

第十一卷 第二期

## 社論

香港大學醫學會就有關是次艇戶請願代表被拘控及判罪，發表聲明如下：

一、我們認為現行有關請願及集會的條例，限制了市民和平請願的基本權利，要求政府立刻予以修改。

二、我們對於警方是次拘控及法庭的審判結果，表示遺憾，並要求律政司提出覆審是案。

三、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有計劃地逐步安置油蔴地艇戶上岸安居，基本解決艇戶居住問題。

四、對是次一直支持艇戶居民的社會工作者、神父、醫生及大專學生表示支持及致最高敬意。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

## 艇戶上岸和民主請願

艇戶爭取上岸，衆所周知，歷時一年多，自從舊年港大同學作了大規模社訪，發表了調查報告書，使輿論洞悉艇戶之既惡劣且危險的生活環境後，同學繼而投入協助艇戶爭取上岸，與各個政府部門交涉，但不得要領。

艇戶的居住環境之惡劣危險，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事實，試想，在面積小小的艇上，便要容納上一家七、八口的起居飲食，煮食，起臥，貯物，打漁，等等都得要俱藏於這麻雀般小的艇上，更為甚者，小孩墜海時有發生，而每天都要把浸入的海水除去，偶一不慎，隨時弄個船沉，家破人亡，所以，艇戶只要求上岸居住，是任何都能理解的和支持的最起碼要求。

政府的房屋政策原則的精神，相信除了部門高官才能全面掌握，但我們從一些政府房屋政策的措施，使我們揣測究竟這項政策之原則在那裏，是為最急須入住的人而建屋，還是為營利而建設？為何居者有其屋計劃發展其速，二、三年間便把數十萬已住得頗佳的中等收入人士「安置」於更佳的屋宇，反之居住木屋，艇戶等貧苦大眾卻要等待上數十年還是等待？為什麼菜園村農戶不想搬離家園，但當政府要「發展」那幅耕地便以催淚彈迫使他們「安置」？我們覺得，房屋政策應為「急須人士」服務，若以營利為原則，是有違「道義」的，當政府以「人道」把越南難民迅速安置，為什麼卻以「打尖」等理由推遲把也為香港繁榮貢獻的艇戶安置？艇戶是有急須要離開那充滿危險的居住環境的！

把艇戶及其支持人士治罪的那項法

例，是一項擾民和侵犯人權的枷鎖。根據法例，三人或以上在公眾地方未經批准之集合乃屬違法。但聯合國人權宣言，明文指出任何人有集會，結社等自由，每個人都享用此人權，不是要得到批准才有，很明顯，公安條例中要批准的原則是有違人權宣言；雖然大家或許覺得舉行旅行等活動是無須向警方申請，也不會被捕（注意如果嚴格來說，仍屬違法的，）但我們能否容許如此一項能給予執行者這般廣泛的權力的法例嗎？

那十一位支持人士（包括一名醫生）及其他所謂「在逃」人士一年多以來，夙夜憂勤，風雨不改，馬不停蹄地為艇戶爭取上岸，流了不少血汗，這種能把關心社會低下層的熱心和決心，勇敢堅毅地貫徹於實踐中而不尚空談，這種言行合一的精神和原則，是值得我們尊敬，並好好的反省自己。

我們在此呼籲同學，密切關注此事件的發展，深認識社會的不公平，為

爭取修改該項請願和集會條例，撤銷他們的控罪，爭取艇戶上岸而努力！

### 編者的話

二月十三日，是一個震撼大專界的重大日子，當天艇戶六十七名代表及支持艇戶爭取上岸的各界十一人，因未向警方申請請願而觸犯了刑事公安法例，被判有罪，並且部分人士被留案底，簽保守行為十八個月；這件事，因觸犯的並非一般民事訴訟，而是刑事法例，所以，事不尋常，拘控事件發生後，我們曾與幹事會紛紛與各方面同學討論和探討，並把投來討論這事的稿件選輯下來，希望能從多方面把這事提出來以備同學探討和關注時之參考。

艇戶事件 ····

# 從法律看艇戶事件

飛馬

## 導言

在「艇戶事件」的判決中，有一部分人社會被法律上的問題困擾，或被它的「公義性」，正確性……等所影響，以致對整個事件未能有所掌握。在這篇文章內我們會著重三方面：

- 資料性（介紹法例的內容）
- 法例內容的合理性
- 運用這項法例拘控的政治性

順帶提及的是「公安條例」1948。目的是使大家對它的演變有所掌握。

## 公安條例（1948）

這是現存「公安條例」的前身。它的目標是「維護公共法律與安全」。

S.5 (I) 'Any person who at a lawful public meeting acts in a disorderly manner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siness for which the meeting was called together or incites others so to act shall be guilty of any offence.'

這裏說明祇要有動亂情況出現時，公眾集會才被視為非法。而「集會」的定義頗窄，討論「公共事務」才是集會。其他目的聚會不是「集會」，更談不上「非法」。

## 公安條例（1967）

六七年的緊急狀態，使政府匆匆三讀通過了這項具有高度壓迫性的法案，並於70年作出若干修改。這項條例給予政府及警方權力廣闊。單就篇幅的增加，已夠驚人，由前者的六頁至後者十六頁。

S.18 (I) 'When three or more persons, assembled together, conduct themselves in a disorderly, intimidating,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manner intended or likely to cause any person reasonably to fear t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ill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ill by such conduct provoke other persons to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they are on unlawful assembly.'

這條法例除了在文字上對「非法集會」的解釋更加精細之外，基本上和以前的「公安法例」無多大分別，仍然要有動亂的蹟象才會構成非法集會。

但問題是除了這條例之外，還有其他的條例關於何謂「非法集會」，（就是第七及十二節）

S.7 (2) 'Any person wishing to hold, convene, organize or form a public meeting or a public procession shall make application for a licence in that behalf to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not less than seven days before the public meeting or public procession.'

S.21 (2) (a) 'Where any public meeting or public procession for which a licence is required under section 7

takes place without such a licence, the public meeting, public procession or public gathering, or other meeting, procession or gathering, of persons, as the case may be, shall be deemed to be an unlawful assembly.'

S.12 (3) (a) 'every person who, without lawful authority or reasonable excuse, takes or continues to take part in, or forms or continues to form part of, any such unlawful assembly,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因此，在對「非法集會」的非法性方面，比1948年的條例作出更廣的範疇。（由以往的動亂以至現在申請）

它將任何公眾集會，只要是沒有領取牌照，都變成非法集會，不論集會的動機為何，也不理是否有動亂情況出現。

同時，對於「公眾集會」，「集會」，「公眾地方」所下的定義，也大得驚人！

S.2. 'public gathering' means a public meeting, a public procession and any other meeting, gathering or assembly of ten or more persons in any public place.

'meeting' means —

- any gathering or assembly of persons convened or organized for any purpose; and
- any gathering or assembly of persons, whether or not previously convened or organized, at which any person assumes or attempts to assume control or leadership thereof.

'public place' means any place to which for the time being the public are entitled or permitted to have access, whether on payment or otherwise, and, in relation to any meeting, includes any place which is or will be, on the occas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such meeting, a public place.

故此，任何十個人以上的聚會都是「公眾集會」，任何有目的，有組織的會議都是「集會」，任何地方都可以當作是「公眾地方」。以上觀之，豈不是任何人都沒有集會的權力，除了向警務處長領取牌照之外！

## 警方的無上仲裁權力

公眾集會的申請，生殺權操在警務處長手上：

S.7 (4)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may,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public procession for the purposes of a funeral, refuse to grant a licence.'

而警務處以甚麼標準來決定給予不



給牌照呢？

另一條文中提到若果他認為公眾集會不會影響公眾秩序或無不道德的話而他滿意時，他才會批准申請。再者，他有權力限制集會的進行形式細節。(S7(2).....if he is satisfied that...)

## 不合理的法例

縱觀以上法例，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不合理的地方。它對非法集會，作了既廣而又精細的解釋。在執行方面，它表示着權力的集中——警務處長有生殺的大權。我們會問：

它有維護人權嗎？

它有照顧到廣大市民和平請願的權利嗎？

它是公義的嗎？

## 政治性的裁判

有人會認為祇要是法律上的判決，就一定是正確的。故此在對今次「艇戶事件」的判決中，便會糾纏在法律的條文，糾纏在余大律師的辯詞及法官的陳詞，因而走進一個死胡同——有罪便是有罪，他們違反法律，所以便應受罰。

我們認為抽空來看（單以法律條文來看）這次判決是不能令我們掌握到整件「艇戶事件」，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從法例的不合理性（如以上論述），運用法例拘控的不合理性及現在所討論的運用法例拘控的政治性來剖析整件事件。

現在不欲概括性地談法律的政治，而是集中來看這次拘控的政治意味。

在執行這條法例時，我們可以找到很大的疑點。警方為甚麼要強烈禁制某些集會而又輕輕放過其他非法的集會？為甚麼七七維園示威，只是反日，反美而已，香港政府要如此血腥鎮壓？仁義新村居民，佳視員工，艇戶只是和平請願，表達意見而已，為甚麼皆被專控？

在艇戶被捕後數天的老人請願，警方為何不理？為何金禧禱生在主教府前靜止（主教府前可以當作公眾地方）警方又不拘控？為甚麼警廉衝突中，有組織有預謀（但並沒有向上峯申請）的暴力行為，不但沒有受到法律的

制裁，反而得到特赦的恩典？

是不是當羣衆力量浩壯時，它便眼巴巴地吃悶棍（金禧事件）？是不是當羣衆力量薄弱時，（如老人請願），如隔靴搔癢時，政府便當看不到，得過且過，容許少量市民請願，點綴着這個安定繁榮的樂土？是不是當政府理虧時（政府對艇戶要求的態度）便使用法律，警察等上層建築來壓制他人？

在處理同類性質的案件時（如集會請願），當局如何解釋何以一時引用條例去拘控，一時又好像視若無睹？莫非當局在處理這一切一切都滲入了法律觀點以外的政治因素，視乎羣衆請願要求有沒有「威脅」它而定？

然則拘控是合理的？

## 法律——安定繁榮？

有人仍然會堅持我們一定要遵守法律。它是維持安定繁榮的必需品，我們不反對法律的價值，但我們要提出一些看法？

法律不是絕對公義的。

秩序不能沒有正義，安定繁榮不能犧牲了良知！

## 我們的責任

作為「高級知識」份子，我們可以風花雪月地談正義，談談將來的責任。但當遇到實際上不合理的事情時，我們又將如何？

有人可以在白紙墨字的法律上糾纏，說法官做得對，我們應遵守法律——這滿足了高級知識分子客觀看事物的態度。之後，他們又回到書本上！

但我們的良知又如何？我們的社會責任去了那裏？

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是一種挑戰——壓抑民主請願的基本權利  
壓抑學生，社工，醫生等參與社會活動

壓抑一羣朝夕有生命危險的勞苦大眾！

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做得多少，但，我們不能再沈默！不能埋沒了我們的良知！

艇戶事件

# 我被定罪 ???

## 被一個理想帶動着

一個理想的世界吸引着我。聖經告訴我們：在那裏，將沒有貧窮、嫉妒、猜忌、仇恨、壓迫和鬥爭；在那裏，只有和平、友愛、信任和寧靜。我曾經以為，只要自己正心修身，就可以達到那個理想的世界；但現實告訴我，那時我只是太無知，對社會太不了解；但仍然是這個理想，帶動着我繼續工作，我多麼渴望那一天，所以有的人都能和平共處，而整個世界都充滿着無私的愛！

## 與貧窮及受壓迫者連結在一起

中學的時候，由於受了師長及父母的教導，很喜歡去幫助別人，亦曾經相信這會帶給自己心靈上的平靜、歡樂，但日子久了，便發覺到，自己與「受助者」的關係竟只是「施」與「受」，而雙方竟沒有互相認識及溝通，而我們之間，實在也相距太遠了。在預科時，聽過一個新的概念——與貧窮及受壓迫者連結一起；當時聽來頗有新意，於是便和志同道合者胡亂地去揣測其意義，並嘗試在一些細節的事情上，模擬自己概念中窮人的做法。也許是與他們缺乏接觸，缺乏對貧窮及受壓迫的了解，故仍然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旁觀者。與貧窮及受壓迫的人交朋友吧，相信這會使我慢慢了解他們。

接觸多了，慢慢地了解他們不需要太多的施與，同時，亦開始理解到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漸漸，我亦有時用他

們的角度去看問題。他們被形容為沒有文化、野蠻、自私、粗暴和道德低落，他們被指摘為貪得無厭、懶惰、浪費納稅人的金錢。他們的居處，被視為罪惡溫泉，善良的人害怕接近，他們的存在，在某些人眼中，只是勞動力的計算。同樣的行為，在他們身上會被形容為罪惡，但在有錢人身上，就會被稱作高尚（如賭博、吸煙、飲酒）。社會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 從陸上到水上 從拘控到定罪

參與了兩年多羣衆運動，但往往在一些重要的關頭，退縮起來，說是為了不影響居民的形象，其實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說真的，若果那天不是原車駛往警署，我還有可能在最後一剎那離開艇戶，這是人性的弱點。這次的拘控，使理想開始落實，使自己不能再逃避。我被判罪，一個政治的判決，是有人告訴你：不可再和窮者及受壓迫者連結一起。

## 等待，等待，再等待， 明天，明天，復明天， 何時才能決斷

知識份子有太多的思想包袱。他們害怕脫離羣衆（即與他們同一階層者），又怕羣衆捨棄他們。他們夢想單憑自己的專業知識，就能改善這個社會；於是，在求學階段，他們會努力求學，以為讀好課本，就可服務人類；在畢業後，他們就會希望能在政府中取得高位，

以求更有效的去服務社會。但多少次，人就是為了自己的社會角式，而在制度下犧牲了自我！於是，所有急症醫院的醫生，為了不使醫院變為療養院，而把一些病況較佳的病人逐回家去；於是，急症室的醫護人員，會指摘一些輕微病者不到診所求醫而到急症室「搏鬥」；於是，作為維持治安者，會容忍罪惡，而對和平請願者施以拘捕及定罪，為的是要維持社會「安定繁榮」；於是，法官要定艇戶及支持者的罪。這一切的發生，就只是因為我們太重視自己的社會角式，我們忽視了我們都是人！

「讀聖賢書，所謂何事？」金禧學生代表在維園羣衆大會中所引的一句話，的確值得我們三思。我們都懷着一個理想去求學，我們都希望學成後能貢獻社會；但如果我們真的想去服務社會，又何必斤斤計較是否能夠完成專門的學業呢？特別是在完成了專業訓練後，我們並沒有把握去服務社會。

## 行動吧！是行動的時候了。

惟有通過行動，才能認清事情；惟有通過行動，才能體會到貧窮及受壓迫者的感受。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繼續討論、分析，沒有人會干涉你，但你亦不得干涉社會。要達到理想，就得要有犧牲。艇戶為了要求上岸，不知用了多少個晚上討論、策劃，請願被拘控，亦有艇戶被撤職或減少收入。我們為了自己的理想，又作了些什麼，還是忍受着不正義的事情而期望將來得高位時能更有效的去「服務」人類呢？

溫室裏的空氣仍然很和暖吧。對不起騷擾了你們的美夢，只願在此獻上一

余德新

首歌，與志同者共勉：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hear the unbearable sorrow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To love pure and chaste from age  
To try when you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This is my guest, to follow the star,  
No matter how hopeless, no matter how far  
To fight for a right without guest or clause  
To be willing to march into hell for a heavenly cause.

And I known if I only be free to thus  
glorious quest.  
That my heart will lie peaceful and calm  
When I lay to my rest.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for this,  
That one man strong and covered with  
sears  
Still strove with his lastounce of courage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後記：請留意，除了十一位支持者被判簽保三百元守行為十八個月外，艇戶雖然無條件釋放，但他們仍被判定有罪；此外，一位浸會的同學，因派發支持艇戶的傳單而被檢控並被判簽保守行為六個月，另外，兩位革馬盟的朋友亦因高舉支持艇戶的橫額而遭檢控，請各位同學都去關懷他們。

## 控訴你，兄弟

主控官在急促地說話，法官忙着紀錄，那張被艇戶注視的黃面孔，那當翻譯的，却在東眺西望。

這細小的法庭裏，艇戶一前一後地擠迫在犯人欄一旁聽席內，等候着陌生人判決他們的命運。

你們這些從未住過艇的人呀！你們竟有胆量毫不思索看我們為何要求上岸、為何要請願，便敢冒着法律的名義，衝着當權者的資格，用這條你們經常觸犯的法律來判決我們！

這原不足為奇，從來便是這樣。

當你們大談教育制度、強迫教育時，我們的子女卻因風雨不能上學。市政局大叫清潔香港，人人有責，又說美化市容，可是我們破爛的船，襯托着海上的垃圾和憔悴的孩子，卻成為藝術品放在藝術節的展覽上。

岸上的驗樓、防火設施、入伙紙，

都不關我們的事，我們的只是艇。什麼民政署，什麼警民關係，又與我們何干？

住在岸上的人呀！無論你們多貧苦，都還有資格被籠罩在這叫囂聲中，可是他們的合上眼睛、收起耳朵，便等著置我們於死地。

看，他們都是一伙的。他們的責任，原只是捉拿那作奸犯科的，又與我們何關？可是，他們卻來叫我們做乞丐，在警局內不准疲乏的人依憑怡邊；宣判後，更持着維護法紀的資格，趕着被叫作罪人的到他們認定的地方。這是那裏來的權柄？

在庭外靜坐的，不要以為你們的行動真能表示抗議、支持。你們被容許在庭外等候，只是好叫你們匯合後，一大伙更顯出他們的威武。

我看不到其他辦法，政府各部門的分工，只是好方便把我們當作皮球，踢到這裏、那裏。連這些並非房屋署的警察都來欺負我們、監視我們，我怎能夢

想那些高官大人關心我們的生活？

同學們，當這裏再沒有人對生活怨言時，我們可以把請願自由都丟出去。

當這裏再沒有被壓迫的人時，我們可以把民主都交給獨裁者。每個向自由的申訴，背後都有在受苦的人。

我們怎能只講自由，卻漠視背後的人呢？

不要以為我們要爭取的只是掛在牆上的請願自由，自己需要時拿來自己用；因為，那時我已變成被壓迫的人，我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問題。

知識教我們相信，做事要客觀，要看問題的全面；它叫我們往上走，使看得更多學得更多，便能解決問題了。

看政府是否有能力安置艇戶上岸？看艇戶上岸是否會剝奪其他人的權利？

看艇戶上岸後是否會真正快樂？

看艇戶的要求是否太難為了政府？

看學生這樣做是否太魯莽？

看請願是否唯一的途徑？

知識呀，你叫我們相信這裏有唯一答案？你叫我堅持非找到一個答案，不可輕舉妄動。

但當我答「是」時，我能肯定「否」是錯嗎？

當我答「否」時，我能肯定「是」是錯嗎？

我憑什麼去答「是」，又憑什麼答「否」？

我不能再往上走，不能高高在上，背著「分析」的空殼，自以為在處理這問題。

我這樣做時，已看不到那些仍在海上生活的人了。

讓我們凝聚各人的力量，不論你從前是否有注意艇戶的問題，不論你是否體驗過被無理拘控的味，都請來一起與艇戶爭取上岸，爭取請願自由。

艇戶事件 ····

# 弟兄姊妹—讓我們一同去關心

正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福音傳播時，我們可曾留意到大學另一角所發生的事情。十一名支持油蔴地艇戶爭取上岸安置的社工、大學生、神父及醫生被判有罪，守行為十八個月，留案底。

也許這件事對於你來說只是一件普通的新聞，無動於衷。但你有沒有想想這班艇戶為什麼這樣迫切的爭取上岸安置？為什麼他們要去請願？為什麼他們知道沒有申請的請願會有被控告的危險而還堅持這樣做？他們被捕是觸犯了那一條法例？你怎樣理解這條法例？十一個支持者得到較重的判決，其餘被告判無條件釋放，為什麼他們犯了同一法例而會有二個判決？法官判案時指出十一名支持者雖然熱心協助各艇戶，但他們深受教育，均為知識分子，應該明白法

例，一切應依法行事，但他們卻無法控制羣衆，結果判他們較高之懲罰；至於艇戶，法官姑念其環境惡劣，值得同情，全部無條件釋放，不留案底。除了這些解釋外，這個判決有沒有其他的含意呢？你怎樣看這班支持者？他們是「滋事」份子？是基於社會良心？或……。這一切一切的問題無論你的見解如何，我們不妨多討論，多交流。相異的意見是基於每個人的觀點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但這並不重要，祇要肯多討論，也許我們會得到同一的結論。

支持者當中有一位是實習醫生。據我所知，實習醫生的工作是非常繁重，有時連休息睡覺的時間也不夠！為什麼他肯抽出他寶貴的時間去支持這班艇戶？為什麼他不利用這些時間去好好地計劃他的前途？留案底對他的前途肯定是

有一定的壞影響。也許他對這些事情有興趣；也許他是個「滋事」份子；亦也許他找到值得犧牲自己的對像，與他的人生目標相符合。

弟兄姊妹，不要忘記我們從社會得到的幫助實在太多，這些幫助來自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市民，來自他們勤奮的雙手。也許你每天都在鑽研聖經，找尋真理，但你有沒有嘗試將在聖經得到的運用在艇戶等這些社會事件上。缺乏實際參與的「純理性」爭辯往往令我們發覺到想不通的有千萬處。也許我們會在實際參與這些事上找到了我們的聖經原則。

武

## 以後的方向

群力

艇戶及社工、學生請願被判有罪，直接帶到請願及集會是否市民基本權利、是否合法的問題；就這個問題，關注艇戶聯合委員會以及港大校內（特別是醫學院）都進行了多次討論。筆者希望在本文總結一些意見，並向同學交代一下整個事件的重心由「艇戶爭取上岸」附加了爭取「撤銷控罪」和「修改（公安法例）」的原因。

艇戶事件由最初至今日，已從單是爭取居住權利發展到市民和平請願被壓制，居民團結及連結外界團體支持（特別是社工和學生）被阻礙。艇戶請願，是一些居民在爭取權益時，認識到政府所謂諮詢性民主服務根本不能引致政府一貫政策（如房屋政策）的改變。艇戶於是只有團結起來，同去請願；但受到政府對請願打擊影响的，就不單是艇戶，而是所有為爭取權益而請願的人士。

因此，目前急迫要爭取的，是請願的權利，這是任何香港居民要爭取權益而採取行動的權利（包括艇戶爭取上岸）。沒有請願、集會等民主權利，以後居民爭取合理權益的行動都不能開展。

如何具體爭取這些民主權利？很多同學現在提出的目標，包括（一）爭取港府撤銷對六十七人的控罪，（二）修改為應付六七年暴動而設的、現在已過時的（公安法例）。可行的方法有：

### （一）從上層施加壓力

這包括在法律上以上訴去要求撤銷控罪。另外推動一些上層機構的互相衝擊，如尋求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支持，及英國議會的注視等。這在引起普遍市民關注，掀起輿論支持上，會起宣傳的效果。

由自體而外

但是，上層壓力本身能引起的改變是極有限度的。這次的判決是政府的一個行政手段，是為加強管制居民、學生、社工及勞工團體的組織，孤立社會行動，將其控制在政府規限的小框框內。如果只依靠法律去改變政府的政策，簡直是與虎謀皮。所以我們必須將重點放在羣衆的壓力，迫使政府改變其政策。

### （二）各界聯合委員會擴大組織

連結香港（及海外）團體支持，以及鞏固各基層的組織。我們都應意識到，今次運動的主體不是孤立的艇戶，而是受着港府高壓政策影響的每一個人，所以團結的對象應是每一個香港人。同學要主動去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分析前因後果，提出意見，在共同訂定大前提後以行動積極支持；不聞不問，便是默許了整個卡壓政策。另一方面，同學要將這次請願被壓止的意義向市民解釋，幫助他們了解這件事不單是一小撮人爭取上岸的問題，而是關係他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的問題。

在聯絡團體組織方面，應包括社會每一階層：各自、藍領工人團體、居民組織、社工團體、以至學界等。具體的團聚方法，是以公開聲明和其他行動來支持個別團體（如荃灣廠戶要求賠償的請願）。只有緊密地將社會行動連結，才有足夠壓力爭取請願的自由。

至於一向的主體——艇戶居民——可由幾個團體協助下組織及鞏固其內部的團結，繼續行動爭取達到上岸要求，聯合委員會將支持並配合其行動。這樣，以實際的行動去改變政府強硬的政策，才可逐步加強本身的團結和力量，朝着目標推進。

我們提出：

爭取上岸，

修改法例，

撤銷控罪！

## 艇戶事件年表

1977年

9月15日在油蔴地避風塘海旁召開記者招待會。  
9月16日二百多名艇戶抬爛船到輔政司署及工務局請願。  
9月29日前往海事處要求從速驗證。  
10月14日持大信封往房屋署請願，要求遷徙安置區，其後到兩局議員辦事處求助。  
11月15日往輔政司署請願，要求房屋司施格「引咎辭職」。  
11月18日往港督請願，然後在輔政司署門外露宿抗議。  
11月21日房屋司表示決不對艇戶作出任何讓步。  
11月28日房屋署長指艇戶企圖「打尖」。  
12月11日二百多名港大同學作一次調查訪問。發起「一紙一船」運動，交輔政司署。多名艇戶再次到房屋署要求安置。

1978年

5月7日艇戶召開記者招待會提出「風季到、船破爛、快安置上岸」。  
5月17日到房屋署請願。  
6月6日到海事處要求集體體驗船。  
8月6日水上居民大會，葉錫恩表示支持。要求：  
1. 房屋署應訂立一個集體安置計劃。  
2. 立刻安置有危險船隻。  
暑假：「各界關注艇戶居住問題聯合委員會」成立。  
12月14日房屋署指艇戶為大陸難民，企圖博取公共房屋。  
12月17日艇戶記者招待會，反駁房屋署及發表調查報告。  
12月24日往輔政司署呈港督信途中，在卜公碼頭被警方所阻，指是次行動未經批准。

1979年

1月7日艇戶及支持者乘旅遊車過海時被警方截停，並控七十六人非法集會。  
1月8日被捕者到中央裁判司署過堂，准簽保候審。  
1月14日15個團體到港督府呈交抗議信。  
1月15日各界支持艇戶上岸及反對無理拘押大會。  
1月16日76人在銅鑼灣裁判司署聆訊，主控撤銷十名兒童的控罪。押後至2月12日聆訊。  
1月25日陳肇誠（港大同學）受票控。他曾在1月7日艇戶被捕時下車致電律師求助而未被捕。  
2月13日76人全部罪名成立，艇戶代表67人不留案底，11位支持人士，包括神父、醫生、社工、大專學生被判留案底，簽保守行為18個月。

兒童年

# 兒童健康 將來安康

## 兒童教育雜記

### 國際兒童年與香港

### 兒童年 與香港

編者的話

#### 世界衛生組織宣佈今

年為國際兒童年，希望能夠通過一連串的活動，使各國政府，尤其第三世界之落後地區能為兒童的健康和發展，貢獻一份力；在香港，雖然比較來說不算落後，但兒童的家庭教育，大眾媒介所宣揚的文化意識，康樂遊戲場所……等等，仍距理想很遠，我們經走訪各有關社團及整理後，把配合兒童年的各項活動介紹給同學，並嘗試在下期就兒童醫療服務，兒科醫院，兒科專科教學等項目探討和了解。

某間學校貼出了告示：×日上午九時派發申請入學表格，取錄一百八十人。

家長們大為重視，因為這間是「直升」學校，學生們是不須甚麼派位，而可以就讀這間學校的中學部。

到了那天，家長們天未光已雲集於學校門外，有倚在牆上的，有坐在地上的，更有是睡在席上的，各人都冀望着，太陽快些出來，打救打救她們這班月裏菩薩。（月裏菩薩——有神無氣是也。）

終於，太陽出來了，取回代價的時候到了。

有位家長深夜四時便到校門外守候，輪到她時，已是在一千開外的一位了，可惜的是，她的兒子在投胎前，激翻了牛頭馬面，延遲了一日出世，結果就是差了這一日，以年歲不合，取不到申請呢！

很快，三千多張申請入學的表格已派發完畢了，五時到來的家長就這樣被騙了，犧牲了一個甜美的夢。

× × ×

老師問：「人們養狗隻，是用來做甚麼的？」

三歲大的B女答：「狗是用來大小便的。」

老師驚異的再問：「狗是用來做甚麼的？」

B女再答：「狗是給人吃的。」

唉，好的一個B女，真是激死她的媽咪呢！看來，這次面試是失敗了，B女不能進入這學校的幼兒班了。好在，B女的媽咪棋高一着，以一封神父簽名的推薦書為後盾，取得B女的入學權。啊！B女真是幸運了。

可憐張大的女兒，在面試時表現奇佳，對答如流，連老師也稱讚她叻女，祇是沒有一封推薦書，結果都是入不到學呢！

× × ×

明仔就讀的那間幼稚園，可說是夠西化了，除了一本中文讀本外，全部都是英文課本，上堂時間表，考試成績表等全都是英文的，老師也全用英語授課。

一次，明仔問老師道：「我可以到洗手間嗎？」

老師硬朗的說：「NO！」

另一位小孩也問老師道：「May I be excused？」老師點頭批准。

終於，還是明仔醒目，改用英語要求，老師才准許呢！

唉！中文呀！幼稚院的老師也在歧視你呢！甚麼中文運動，甚麼中文教育，他們懶得理你。

× × ×

現在的孩子們有一種玩意是以前的孩子們沒有的，那就是「超人鬥怪獸」。

這是一個狂潮！超人數目日漸增加，甚麼三一萬能俠，鐵甲萬能俠，鐵面金剛，太空保衛隊，V型電池俠，電光再造人，連環小金剛……等等，真是吸引。

曾經問過一個小孩，長大後，想做甚麼。他說：「我要做鐵面金剛，鐵甲萬能俠……你做怪獸，看，鐵甲飛掌，高熱火焰……V型劍法！」跟着，便像一架轟炸機，向我衝過來了。

總之，這就是電視教育了。



思

曾經聽人說過這樣的一句話：「香港的兒童比起以前我們小時，實在是幸福得多呢！」不是嗎？每逢假日，你準會見到茶樓酒室，遊樂場內擠滿了小孩子，甚麼名店街，食街更充滿了兒童們的歡笑聲，開往海洋公園的巴士上，可見到一張張流露着愉快笑容的小面孔。但是，你會否留意到報上登載有關小學生因成績不佳，被罵後，離家出走；九歲大的女童被強姦；避風塘內小童墮海溺斃等等的消息。在這些個別的例子的背後是否有另外一些原因呢？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兒童在教育，福利，醫療及康樂各方面有否得到適當的照顧，而一般人對兒童成長及需要又認識多少呢？

趁着今年是國際兒童年的機會，各界對兒童的關注亦相對地增加，我們就此訪問了香港國際兒童年委員會秘書伍美珊小姐。據伍小姐透露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主要是福利，教育及宗教的團體，而工作目標集中在三方面：

(一) 由於本港兒童需要的全面性資料甚為缺乏，因此各有關機構會在各自的範圍進行調查研究。藉此檢討現時服務，策劃未來的工作方針。

(二) 希望透過這整年的各項活動，提高政府，各界和社會大眾對香港兒童需要的認識。

就福利工作而言，鑑於現時青少年康樂活動十分普遍，而適合兒童卻很少，而一般小學教育卻忽視了兒童的身心發展，加上大部份兒童將空餘時間都花在電視上，而適合兒童的節目卻很少，因此希望藉著「兒童文化日」的一連串活動中，使各界人士，尤其是家長對兒童的「文化需要」更為重視。此外，由於本港有關虐待兒童方面的資料十分缺乏，除了童工的案件在七七年有近五百宗，而虐待兒童方面約有百宗，可反映部份情況外，其餘卻一無所知，因此透過調查，論壇研討會，及建議修改法例等等的途徑，希望對現況有所改善。

在教育方面，教協等團體將會在十月間舉行有關目前香港教育中有碍兒童健康成長的因素的研討會，就有關中一派位中之派，留級生及學前教育及大眾傳媒等多方面作出研究。並發起一個兒童讀物出版基金的籌募工作促請各界正視現時各方面對兒童意識的蠱惑。

其他，更有出生權，醫療衛生，宗教需要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正在開展中，而整年，最終的目的是聚集各專業團體的力量，為改善下一代的未來作出努力。

# 中山園匯錄

寫在中山醫專業團之後

嗚……嗚……

火車開動了，  
我揮一揮手，  
送走了七天愉快而難忘的歷程。

在中山醫這裏你看不見設備完善教學大樓，光線充足空氣調節的圖書館，上課沒有五光十色華而不實的理論。在他們那兒，設備是簡單而陳舊，制度有待改進和完善，老師學生的視野、思想還是狹窄落伍。可是當你放開你的胸懷，去體驗一下他們的心情，就能察覺到從老師到學生，每一個人身上都洋溢着一股衝勁；一份對前途充滿希望的自信。

這裏有的是一點精神——為了一個遠大目標而奮鬥的精神，並由此精神而引發不畏艱難的氣概以及上下團結一致的局面。這點精神部分是由於他們親身體驗到國家落後和貧困和強烈的愛國感情所形成的。

就是這點精神令到中山醫的老師們除了授課外，還願意負起帶研究生，編寫教材等額外工作；令到他們教學態度認真負責。沒有幻燈機、幻燈片，他們就親手在黑板一筆一筆地繪出各種神經束的走勢，而毫不馬虎了事。他們要求自己能使學生明白講授課程的內容，絕不是講完了應講的就了事。他們拋棄個人以前所受到鄙視和虐待，一心一意的向前看，趁自己還有力量時，多發一點光和熱。

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中國的明天。

X X X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

中國要爭取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她要面對的問題何止萬千。在國內數千年封建的餘毒還未掃清，人們短少狹隘的眼光有待打破；十多年政治動盪所造成的創傷需要時間去彌補，休養生息。在國際局勢方面，強鄰的窺探，混亂而不安的世界形勢，無一不深深影響着她的發展，每一分一毫的差錯都可能令到整個部署功敗垂成，千百萬人的美夢成空。

然而落後並不可怕，艱難險阻正是考驗我們決心的好機會，只要我們還年青，只要我們還有朝氣，還保持著一點幹勁和奮鬥精神！

投身到這洪爐中去，放一番異采。無負於我們這個火紅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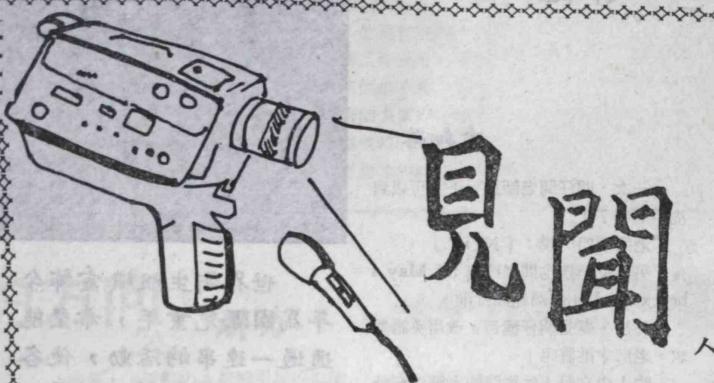
X X X

再次踏足中山醫。親身體驗到這一躍進的局面，也嘗試參予其中，感受良多。這些體驗令我一方面感到欣慰，也帶來很多困惑和問題。

欣慰的是中國現時的道路似乎能夠將她帶到那一個燦爛的明天。困惑的是

我們需要重新評價一些我們一度堅信不移的「真理」和「原則」。這意味着否定過去的一些東西——一些屬於我們自己歷史的東西。沒有太多時間能讓我真

少游  
正的坐下來，細想這一些問題，現時也沒有人可以作一個評價，那麼就讓以後的實踐來證明這些「真理」的真確性吧。



一陣的哄堂大笑。

上的是神經解剖及生理課，教的是丘腦和小腦。

講台上，老師吃力地舉起一塊黑板，講室內的學生，分享着老師辛勞的成果——用粉筆所畫的兩隻病貓，一隻過肥，一隻過瘦。這固然表現了中山醫學院電器化教學設備的不足，亦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努力為國家培養人材的决心！

偌大的講室（面積大過我們的 Lower Lecture Theatre），沒有任何擴音設備。因為上一堂是實驗課，學生遲了進來，那位中年婦人模樣的講師，為了爭取時間，便連續講課近兩小時。資料比我們簡單得多，但卻都是重點，還有總結，可見老師是下過一番功夫去預備的，不只是東抄一句，西抄一句，一股腦兒給了學生便算數，但不知有否足夠的參考資料，給一些有較大興趣的同學去擴闊自己知識領域，中山醫學院是全國五間重點醫學院其中一間，培養研究生的工作，是急不容緩的。

二年級上解剖驗課時主要是看標本。由老師先講解一次，然後再輪流在老師指導下仔細再看一次。局部屍體解剖，要到三年級學外科之前才做，而且只是重點學習。如解剖上肢時，是集中於手掌及肩部。據一些老師說，現在屍體的收集是較為困難，因為就算是無親屬的，亦要得到朋友的許可，才可送到醫學院來。

每科的老師；每星期都有數晚在課室內幫助解決同學的功課疑難。總括來說，他們和學生的關係是較密切的，做實驗時，也和同學一起討論，沒有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就像是朋友一樣，或者這就是「卜卜齋」式師生關係和文革反「師道尊嚴」混合後的產物吧！雖然所接觸到老師的數目很是有限，但亦看到他們正在努力彌補十年混亂所帶來的損失，每每工作到深夜去講課，製造實

驗儀器，特別是重新建設基礎課程，不再計較以前所受的委屈，面對着設備不足的困難，重新抖擻精神，投入建設國家的行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就是他們的口號，但不再是盲目排外，而是在這基礎上接觸更多的外國先進經驗，和外國的大學廣作交流。

中山醫學院今次亦反映了國家政策的漸趨開放。我們和學生能互相探訪，自由進出宿舍，不怕我們的「腐化」思想影響當地的學生。說到學生，他們國家觀念的濃厚是和我們的最大分別，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政治很熱心，很了解。有些團友聞說這是國內醫學生的「特點」。一部份學生對國家情況很熟悉，亦表現到豐富的分析能力及有自己的看法！

法。他們大多從「參考消息」（一份不公開售賣的刊物）上讀到的——十大建設，台灣農民生活，蔣經國下鄉等對他們已不是新鮮事物（他們說「參考消息」常常報導台灣的建設，我看到最近的一期，是介紹台灣凍肉處理的技術）。

對毛澤東的看法，大多是肯定他使中國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困境的貢獻。但又不同意他在文革中的很多做法（對他為何發動文革，卻聽不到任何看法）。對四人幫，則是深惡痛絕，特別是一些文革前高中畢業生，更恨他們破壞教育的做法，但不知他們對為何產生四人幫這個中國當前重要的問題有何看法。他們渴望了解外國的事物，特別是先進的科技，各處的醫學教育水準，港大醫學院，更是問題的焦點，好像，是否用英語上課啦，科程怎樣安排，要繳多少學費、生活費，是否需要上英語課……。談到四個現代化，大家都興奮起來。他們說大多數同學都很努力讀書（當然不全是為「四化」而讀書），每每宿舍熄燈後，還在街燈下苦讀，英文是他們的熱門科目。我們接觸到的老師更多次稱讚他們努力。班會的幹事更說要多搞文康體育活動，以免他們讀壞身體呢！他們雖然承認自己國家的落後，但對何謂現代化，還有待進一步認識，而不單只是局限於糧食產量，鋼鐵產量的指標。對於現代化和同西方文化打交道所帶來的各方面問題，還沒有深切的認識，語文更是他們接觸了解西方世界的一大障礙，有些更批評一些中下層幹部沒有現代化的概念。

前後八日的旅程，寶貴的是和國內學生的交流，了解到國家政策和他們前途的密切關係。反看我們這裏，政府政策不時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卻像生活在政治之外！努力是成功的基礎，中國人民的苦難，該有徹底的結束了吧！

旅行團例有「生活」一職，負責照顧團員生活起居，尤其是在早上喚醒各團友。

話說中山專業團的「肥」生活，為人盡忠職守，每天例於早餐前半小時發動其清晨攻勢。肥生活拍門時，不遺餘力，氣勢如洪，宛似萬馬奔騰，聞聲莫不胆寒心寒，除非有人起牀應門，否則他絕不罷休。

若然頑石未能點頭，「肥」生活就會破門而入，伸手入被窩中，送上「凍柑」一個。

「肥生活」夙夜憂勤，終於積勞成疾，為得安睡，只好有門外貼出告示，請大家切勿打擾，誰料竟然弄巧反拙，告示引來團員圍觀，結果肥生活遲遲未能入睡。

與此同時，有三個頑皮丫頭因受不住連日來的疲勞轟炸，（雖然對肥生活的盡責很感激），一時興起，寫了一封公開信，貼在門上，希望肥生活能手下留情，敲門適可而止，以免驚嚇樹上小



# 遠航歸來

在組國的土地上，唱着我們的「招牌歌」遠航歸來，真是「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去年聖誕節，我們一羣同學，組成中山專業訪問團，北上五羊城。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那短短的八天裏，我學了許多東西，也想了許多。

三十年前的中國，一窮二白。三十年後的中國，已擠身於世界列強之中。然而，我們看到的廣州，還是相當「不理想」。路上，大人小孩子，隨處吐痰，不少人吸着煙，煤氣廠的煙熏得嚇人，塵土飛揚，衛生條件很不好，再加上電力不足，黃昏以後，街上黑壓壓一片，籠罩着漫無目的，四處躊躇的人們，屋子裏，微弱的燈泡，勉強地抗拒着黑暗。我們看到，大學的設備還很不足，人們生活還相當困苦。

我深深地體會到，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的。假如中國三十年來走的盡是直

路的話，今天的廣州，應該是比我們看到的地，更要富強。可是在這三十年中，道路是摸索着前進的，彎路的確是走了不少。

或許每個人都知道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的吧，可是我們的同學中，以及我自己，總以為中國應該盡善盡美。在香港，伊利沙白醫院鬧鼠疫，我不覺得甚麼，在中山二院裏，我和兩個同學看到一隻肥大的灰老鼠，就覺得很不滿。我們常問，中國的文革、四人幫；林彪、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的時段時聲，怎能不使人心惶惶，使我們望而卻步？有一位同志問我說：「有機會你會回到祖國工作嗎？」我答他說：「照現在的情形看，還不會。」「為甚麼？」他說。「因為氣候太不穩定，民主的力量還太薄弱，譬如說，你們看的報紙，只有罵帝國主義的調子，卻沒有罵共產主義的調子。」「唔」他謙虛地說，「我想想。」我反問他「你有機會會到香港工作嗎？」

「不會。」他肯定地說。

「為甚麼？」我覺得有點詫異。  
「你們的工廠打人嗎？」

「並不是。」

「那工廠剝削工人一些權利嗎？」  
「剝——削的，用拉水式作業，用勤工獎，反正就是要點手段。」

「就是。我覺得你們那兒，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不好，互相欺詐，不擇手段。」

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我想說，可是回頭一想，我們也不犯了這個錯誤，片面地看許多問題嗎？看到一些人情緒不穩定了，一些人悶苦悶窮了，一些人消極沉退了，就概括地說：「這個造成知識份子的彷徨，」「那個造成人民的不滿」，中國的九億人民，即使是有五百萬不滿吧，也只不過是百分之零點五左右吧，怎足以代表「人民」呢？

或許中國有八億人民不滿，我不知道，可是相信大聲疾呼的報章和同學們也不知道。反過來說，甚麼「中國人民鼓足幹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赤腳醫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可能只是一小撮鼓舞的例子加上一份熱忱和希望的混合產品。

我們接觸的中山醫學院的學生，給我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比之我們，他們謙虛、誠懇、沈實，學習下很大

的苦勁，在他們的接待裏，洋溢着一份溫暖和真摯，反之，我們有不少同學，待他們很有點待「病例」的味道，在去廣州以前，我們班有個「好醫生講座」

，說的是一个好醫生要把病人看成「病人」而不是「病例」。平心而論，我們的同學在表面上待中山的同學蠻好的，他們大約不覺得有甚麼不對勁（除了有時候一些同學對別人感到尷尬的問題窮追不捨外），我說的「病例」味道，只是指心態而言。固然，我們去的最主要目的，是認識學習祖國的各方面，這種「知識重於情感」的精神或許無可厚非，可是在只有我們「自己人」在場時，聽同學的言談，彷彿探望親戚也帶上訪問的味道時，覺得有點難過。

附帶提一提，許多的同學朋友說：「我是想去中國看看，可這邊總有些事放不下。」究其「事」，不外是要開的會，要做的功課，要去的營。這些，是永遠沒完沒了的，要去就去吧，可以牽着人的瑣事多着呢，這樣拖下去，要拖到甚麼時候呢？自己盡管是「外國籍貫」，也是「中國血統」嘛，祖國的炊煙招手喚兒郎哪！

是第二天看了香港拍攝的一部影片，這種感覺就更深了，盡管我不知「生死搏鬥」中人們工作和生活中的所用之儀器的「現代化」程度是否為普遍存在的情況，但這也是足於使我們敬佩的了。我們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落後（我也許要冒失地說：中國現在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狀況是與中國這一社會主義制度是不相符的），當然，落後並沒有甚麼可怕的？可怕和可惡的倒是，當你看到了國家的落後，而又不去挽救它，去建設它的時候。我們是文革後第一次學考入學的學生，而且又是在祖國向「四化」進軍的時期入學，我們的擔子是很重的，我們應該更加百倍地學習，奪回失去的光陰，「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句名言是我們都很熟悉的，為了這些我們都是願意廣交人材的，（因為在和你們的談話中，我體會到你們也是抱有一顆火紅的心來學習的，而且你們也是在曲折的道路中才選擇了醫學的道路，我們學習的都是為了服務於人民，服務於人類）。所以我希望你能再學習上給予幫助，（由於你們是二年級的學生，功課都超於我們）；可以談談你學習的體會嗎？我從中學畢業後，直接上了大學，一下子對大學的學習方法還不可能很好，並且迅速地掌握，用中學的學習方法來上大學，免不了要碰壁的，另外，在英語方面，我們就更加差勁了（特別是在聽力方面），當然現在我們幾個同學常在一起互相考着聽力，但是能夠運用英語的場所畢竟是很少的，所以我請求你是否可以用簡單「文章」來通信的附上一段醫學文章的一段科技資料，來幫助我們使用英語——這一語言工具。

寄去二張「中山醫學院」的年曆片，以作為你來過「中山區」的記念。（我只能以個人的名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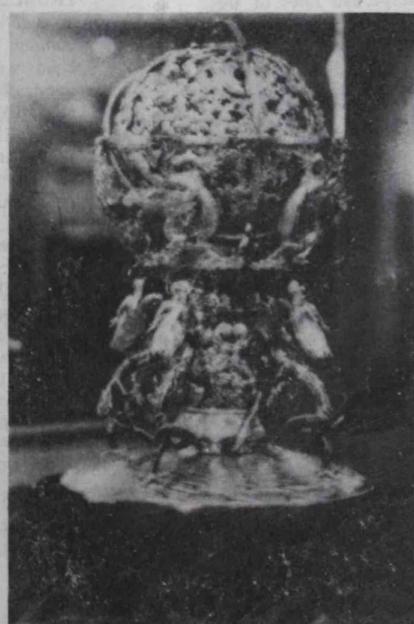
學生：XX

## 編者的話：

多年來，認中的活動頗多涉獵於一些大大的課題，如社會主義祖國的發展、科技、民主與法制、外交……等等，而我們相信有很多同學往往在研討學習這些大課題之同時，還有一種強烈的希望從祖國的同胞心中，得知一些（雖然可能只是一鱗半爪）祖國人民對國家前途的看法。今年中山團的同學回來後，我們很高興能得到一封就讀中山醫學院的一位學生寄信給我們其中一位同學，編委會把此信刊出，相信對人民如何看祖國發展能看到一些點滴，並向那位同學提供此信致謝。

## XXX同學：

料想你們已經順利地回了香港，大概很快就要開課了吧？你們來到中山區給同學們的印象是很深的，同學們會說，看到你們並不覺得是從香港來的，因為你們的開朗、大方和「隨便」，使原來很拘束的場面，馬上被「緩衝」了。也就使大家不會有甚麼莫生之感了。你們的到來，使我們了解到了你們那裏學習條件、教學設施都是非常「現代化」的，相比之下，我們看到了自己祖國的人民，整個的國家都是很落後的。特別



## 兒童年 \*\*\*\*\*

**a healthy child, a sure future**

WORLD HEALTH DAY, 7 APRIL 1979 ·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CHILD 1979



**Message from Dr. H. Mahler**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first years are crucial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good health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Yet, of the 125 million children born in 1978, 12 million – most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are not likely to live to see their first birthday.

And this tragic loss of human life i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even greater is the tragedy of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survivors who, because of advers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ill not enjoy the fruits of good health or develop to their full human potential.

Of an estimated 1500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world today, 1220 million or 81 per cent. liv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ajority of them in 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malnutrition, infection, poor housing, lack of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inadequate health care.

Starting with such a serious disadvantage, most of these children have little chance of realizing their full economic and social potential. They will in turn give birth to another unhealthy generation, thus helping to perpetuate a vicious cycle.

The roots of this continuing tragedy reach far beyond the area of influence of health services. Indeed, experience of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clearly shown that health action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must be planned and executed not as an independent exercise but as part of the total development effort and in harmony with the other interacting forces contributing to socioeconomic progress.

World Health Day this year is an occasion to rouse the social conscience to the plight of millions of the world's children.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t the Thirtie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and more recently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held in Alma-Ata, have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goal of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Children born between 1979 and 2000 will constitute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is calls for immediate action by all concerned to ensure the best possible health care to the children being born today.

The success of that action will be ensured by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the most disadvantaged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 group – mothers and children – and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ir own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re i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hile the task of safeguarding the health of today's children is urgent, it cannot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conventional means. What is required is a radical new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just distribu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maginative us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its practition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health technologies relevant to local needs; and close cooperation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In some affluent societie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ere are problems of a different kind. Not only are there pockets of want in the midst of plenty, but also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effects of a poor psycho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can lead to neglect and ill treatment of children, drug dependence, vice and crime. This has to be see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anges in the supportive role of the family in child rear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hild care has been replaced by practices that make the families over-dependent on professional and semi-professional groups or persons. The right balance should be struck between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family, and no effort should be spared to promote self-reliance of the family in regard to the health of its members, particularly in child rearing.

While changes in traditional family life styles are inevitable, every community must make an effort to see that valuable practices – such as breast-feeding – are not allowed to disappear. There is sound sense in creating the new by grafting on to what was best in the past.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ed 1979 as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Child (IYC) in recog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programmes benefiting children – "not only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ldren, but also as part of broader effort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ctivities generated by IYC and World Health Day, it is hoped, will create a socio-political climate of urgency in regard to the needs and problems of today's children,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continuing and systematic action focusing on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child.

## PAEDIATRIC EXHIBITION

**PAEDIATRIC EXHIBITION**

In the late June this year, an exhibition titled 'Child Care In Hong Kong' will be held as one of the programmes in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Child'. It is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Paediatrics Society and some medical students are recruited to help up in the project.

As the title indicates, the display of the exhibition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child care and child health in Hong Kong. Some topics have been chosen to be posted up in the exhibition and their content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 1) NUTRITION –

the condition of child nutrition in Hong Kong will be commended, and recommendation for improvement will be given to the public.



2) GROWTH & DEVELOPMENT – data from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compared.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he differences in this aspect will be analy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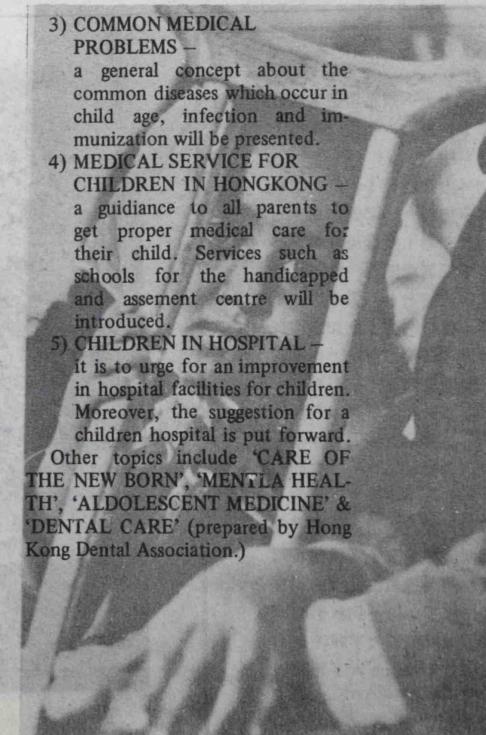
## 3) COMMON MEDICAL PROBLEMS –

a general concept about the common diseases which occur in child age, infection and immunization will be presented.

4) MEDICAL SERVICE FOR CHILDREN IN HONGKONG – a guidance to all parents to get proper medical care for their child.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 for the handicapped and assessment centre will be introduced.

## 5) CHILDREN IN HOSPITAL –

it is to urge for an improvement in hospital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Moreover, the suggestion for a children hospital is put forward. Other topics include 'CARE OF THE NEW BORN', 'MENTAL HEALTH', 'ADOLESCENT MEDICINE' & 'DENTAL CARE' (prepared by Hong Kong Dental Association.)





# 信

# 春秋

玲：

希望美麗的普林斯頓能夠帶給你一個愉快的假期，更願你上次所說的愁緒在雪花中溶化。

早幾日，我也曾一個人背上背囊走到郊外去；在一處偏僻的碼頭坐了一整個下午。倚坐在碼頭旁邊的大石上，四周是靜靜的沒有一個人影；冬日的天陽在微風中撫摸着平靜的海灣。水面吹起了一陣陣的鱗波，反照着不是很耀眼的陽光。波浪輕打在岸邊，發出「習習」的水聲，彷彿在暗示着大自然的活力。岸邊一叢叢的蘆葦草，在微風中不時的轉身又再伸直。偶爾在對岸的小村，會傳來一兩陣狗吠聲和村人高聲的談笑；但好像連這些也融化為大自然的一部份了，像水聲和草叢中的虫聲般分不開。

很想你也能夠在這裏坐上一日，不用為那功課擔憂。

當太陽的溫暖逐漸減退，風帶來了一點涼意的時候；我也收拾好行囊，向山上行進了。一路上，山頭都長着黃褐

色的草，只有一兩棵頑固的松樹仍在綻耀着它的一身綠色，但也沒有夏天那種欲滴的碧綠了。來到一條小溪，流水差不多乾涸了，但溪邊的小草，仍是綠的可人，在隆冬的山野中，散發着一點春氣。

歇了一會，再經過一個松樹林，便到營地了。還記得那株在松樹林的小徑嗎？陣陣的松香，加上如海浪般的松濤，令我每次經過都捨不得離去。

搭好帳幕後，太陽已差不多落在西邊遠山後面了。夕陽的金光，好像就連空氣也染上了色一般，對面的一座山頭，在夕陽照射下，發出一片金黃的光芒，竟如一座聖殿一般。很快，天開始暗下來了，我的晚餐也準備好了，帳幕前

的一堆小火亦已燃點起來。

晚餐之後，天色已全黑，一彎新月也出現在天空了；坐在火堆前，望着那一明一暗的火光，聽那工作了一日的昆蟲唱他們的歌。一會兒抬起頭來看看星星，告訴你，到現在，我還只是認得

獵戶座和北極星而已，不過，單看見滿天的星斗和一片片的星羣已多我滿足了。

夜越來越深，霧水也開始重了，走回帳幕內，向外面望過去，黑色的山、樹，天空卻已被星光照亮了。於是，心中覺得無比的寧靜，就如大自然混為一體了。

說得這裏，可能你又要笑我是什麼自然主義者了，其實，我以前不是說過我很喜歡大自然嗎？自從入醫學院以來，已很久不會這樣的無牽無掛了。整日的對着書本，強記着每一根神經線的名稱，和一大堆的化學方程式，令自己離開大自然越來越遠，甚至有不知所措的失落感。若果不再去踏一下原野的泥土，聽一下昆蟲的鳴叫，我倒担心自己會變為呆子了。

你的假期還有多少？不要忘了給我一張白色的普林斯頓的照片。

祝好

秋

X月X日

## 「自我之外」

看完小時候之「孩子心」後，令我心中震慄不已，驚見父母對子女影響之大，人與人互相影響之大。

其實人的性格相信是由環境支配而成。所以是非觀念之灌輸，對兒童影響尤大。那些自誇不受別人影響之士，恐怕不知道其性格亦是受不同的客觀因素所製造出來的。

既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此大，所以我們時常警惕著自己，一些漫不經意的說話，可能會令別人取到一些或深或淺的傷害。作為一個醫學生，將來會面對一羣求助的人，所以我們應該現在培養出一種有責任心的性格來。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亦即是要是如是對待周遭事物。那些我行我素，對自己利益之外的事漠不關心的人，雖然可以自詡沒有傷害到別人。但是有很多社會不平事件，因得不到大家的關注而逐漸惡化，令到很多人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人生是一種自私的動物，但是共存總勝過獨生。與其獨享特權和快樂，為何不使更多人受到甘澤呢！

其實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一定叫那些在「拉記」啃書本的人出來參加學生會活動，因為人的性格各異，興趣亦不同，但是我卻大胆地希望當我們讀書的時候，心中除了記掛著前途之外，亦應留意社會上有一羣急需幫助的人。

赤子

### 七九年啟思編委會

顧問：林大慶醫生

總編輯：何汝詳

編輯：劉少懷 胡兆雲

秘書：丘國維

財政：單宗佑

流傳：張桂杰

總務：關鼎樂

去屆代表：雷聲响

#### 新聞及專題組：

黃偉忠 容振權 謝喜兒 單宗佑 袁寶榮

黃沈照 張桂杰 郭天福 周永信 林紹良

梁潤森 郭寶賢 廖慶榮 何柱樞 張錦流

顏繼昌 方平正 唐漢軍 葉麗輝 袁維基

#### 美術組：

袁銘強 關鼎樂 孫偉盛 麥國恒 余國照

#### 文藝組：

鄭沃林 黃就明 鄭明銓 丘國維 董偉傑  
吳鴻深 易餘慶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Thank Glaxo For Special Support.

### Health Committee

#### 社會服務組 謝江

一直以來，在醫學院設立一個社會服務組的想法都會出現於不少同學腦海中。

去年十二月，健委會成立了一個四人訪查小組，搜集意見及資料，隨後便於今年年初正式成立一個社會服務組。服務組之主要目的是通過推廣社區健康教育的活動，為醫學院同學提供服務性的活動。而最終目標是希望當地市民能主動地推行該區之社區健康計劃，再而將此種計劃推廣至其他社區，工作地點是在香港仔社區服務中心，而對象則主要是學生及在職的青少年（註一）。

服務組的計劃是以「社康教育」、「青年輔導」及「認識社區」為中心。（在「教育」及「輔導」等工作之前，了解是必需的階段。）

整個計劃是一個多元化的組合，以適合衆多同學的需要。

「現在的醫療情況，就像有很多人不停的被河水由上游冲下來，而醫生們，則不停地為被救上岸的病者治療，但沒有人（包括醫生）跑上上游，找出事情的原因。」某醫生說。

在今年三、四月間，我們將有一個「社康教育研究」，目的在於充實我對此的認識，及為接下來的活動提供基礎及準備。

在「健康教育」的工作方面，我們不時舉辦一些講座及研討會

（近期的有「烟」、「酒」、「血壓」及「性與健康」等的講座。）在更多高年級的同學（包括畢業了，當醫生的）加入工作之後，我們便會建立週期性的衛生研討班，及定期的身體檢查。在本年度的工作中，將有校際康健常識比賽及中心衛生問答有獎遊戲，以便啟發他們（當地的居民）對這方面的興趣；而今年的健康展覽，也會移師香港仔，當地居民亦會被邀請及訓練作講解員。在八月中，健委會將會聯合當地的社區中心，舉辦一個「香港仔市民健康衛生常識程度調查」，以便搜集有關的資料，作為日後參考之用，及與其他社區作比較，而健委會也將不時和其他社區中心交換意見。

整個活動計劃及推行形式將會不斷被檢討：包括補習班（註三）的檢討會及青年領袖訓練營。領袖營的目的，是希望使參加社區工作的同學，日後能領導小組工作及更容易掌握工作的重心；同時，也希望藉此營訓練一羣香港仔的市民，能個別或組別地，推動我們的工作，從而達到「市民自我覺醒」的目標。

當然，上述的構思還是很原始，各位讀者的意見都是必須的。各位，我們正期待着你的加入（包括事件性的如補習、講座、訓練營或策劃性的）。決定你的工作吧！有意參與工作的朋友請聯絡黃沈照（83）、謝江（82）、陸秀霞（81）、藍瑞雨（80）或其他在健康委員工作的人士。歡迎你的參加！

# HEALTH COMMITTEE

## 香港醫療制度學習小組活動小結、介紹

### 訪問

- 一月十日 黃夢花醫生
- 一月十七日 Professor Hutchison (Dept of Paediatrics)
- 一月十九日 Dr. Vivian Wong (Current Medso Vice President)
- 二月五日 Professor Colbourne
- 二月七日 Dr. Paterson (聯合醫院院長)
- 三月十六日 陳立橋醫生

### 基本資料學習

包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之一般評估；香港醫療衛生服務計劃；香港醫療制度之架構及運作；其他國家之醫療制度與香港之比較。

### 研討

「對香港醫療制度問題之普遍描述」（在第二學期內）

選擇一個或一些問題作深入探討（在暑期內開始）

學習小組之活動主要分為訪問及研討兩方面。現時走訪平均每星期兩次；研討方面則剛剛開始了「對香港醫療制度問題之普遍描述」。歡迎更多同學加入。

### 腎臟健康展覽

日期：五月四至六日（星期五一至三）由半島青年商會主辦；地點在海運大廈；希望醫學生協助解答或解釋有關之醫療問題；事前有講解及討論。（特別希望三年級同學參予是次展覽）。

### 幼兒健康及護理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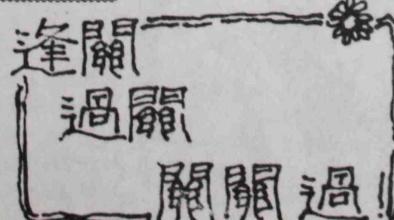
日期：八月中 Hong Kong Paediatrics Society 品應今年為「國際兒童年」，在八月中於大會堂將舉辦是項展覽。現剛開始籌備工作，希望更多同學加入。未來個多月內搜集資料（展覽及小冊子用），由醫生領導。

### 「性與健康」講座

日期：四月底 是牛頭角聖諾牧師中學邀請我們去辦的；講座（一次過）後會有小組討論。現需要約二十位同學參予（半數是女同學）。亦特別希望二、三年級同學參加。

Fratern

Committee



## 八二醫學雙週

### 八二班委

大效果，但願三次的掌聲作結不祇帶給同學輕鬆、舒暢的節目，而能激發同學多想，這是我們的期望。

### 雙週討論會

雙週的重點是放在一月二十四日的討論會，講者講得頗生動，不像上堂的沈悶，普遍同學覺得學到很多，大部份同學至七時許仍留着發問和傾聽，我們覺得參與的同學雖比我們期望的為少，（部份由於時間和地點之配合不當），但總括來說，討論會是成功的。因我們所知的仍太少，班會應考慮繼續多辦這類活動。

**結語**：由於籌備過程為第二學期測驗所阻隔，時間顯見不足，活動的內容和次序的安排及宣傳均有檢討必要，氣氛未見熱烈，我們欲見到發自同學的討論有如鳳毛麟角，加強宣傳和印發兩份特刊使第二星期的活動較為蓬勃。由於經驗和意見之不同，而對個別活動均有相當要求，班會委員會作出多次討論有關雙週的問題，這對班委的工作情緒有一定的再刺激作用。

雖然短短兩週的活動並不能帶出很多給同學，但作為一個推動同學去探討，雙週是向前踏上了一步。畢竟，離我們的目標還有漫漫長路要去闖，我們重申我們不是要求有一個好醫生，而是要有一羣好醫生，希望八二電台和其他活動在時間和內容配合起來（如討論會），能發揮較

### 電影放映

電影放映可謂一波三折，先是因社會醫學的放映機太舊，臨時發生故障，故原定的放映次數由二變一，放映了一套「白衣天使」。由這次給我們的經驗是，有關醫德及介紹醫療界的電影頗少，且大多殘舊，而專借出這類電影（較新和較好）的公司卻收費甚昂，社會醫學部門也未能輕易去租借；但無論如何，電影的效果是有一定作用。

### 八二電台

「八二電台」的節目，利用視覺和聽覺去刺激同學，帶激發性和鼓勵性的幻燈片及歌曲，加上節目主持人的旁述，正面地提出作為一個好醫生將會面對的矛盾和問題，節目主持人雖沒有提供確實答案，祇讓同學思考，但正如她說，路是要自己抉擇的，理想之追尋要付出很多，然所得亦至大！

這樣以一種新鮮、靈活非說教式的手法帶出問題，無疑可深入刺激更多同學，值得多作嘗試和再作改善，可惜感性刺激的效果是無法準確衡量的，這個「幻燈」節目，一共放映三次，約一百人曾觀看（包括十多位一年級同學），我們覺得八二電台和其他活動在時間和內容配合起來（如討論會），能發揮較

**雙週的頭炮**  
雙週的頭炮為一個組際急才辯論比賽，題目為：「在香港的醫療制度下，醫生能各展所長，服務社會，正負方共六組各為其組辯論。原欲藉急才辯論製造氣氛，但從中亦可看到同學對有關醫療制度之認識實屬有限。

### 簡短的話劇

一套描述醫院內，醫生、護士和病人三角關係的簡短話劇，以認真而輕鬆的態度演出來，一句「芹菜炒午餐」亦頗能在嚴肅問題上製造出連串笑聲。



**Zinacef**

a major advance in antibiotic therapy  
— protects the beta-lactam ring from attack

**Increased renal tolerance**

"Cefuroxime is a new cephalosporin antibiotic with a broader antibacterial spectrum than the existing cephalosporins. This is the result of an increased resistance to hydrolysis by beta-lactamases from Gram negative bacteria. Eighty-nine patients with acute bacterial infections were treated with cefuroxime. Clinically and bacteriological excellent results were achieved, 95% of the patients being cured or improved and 92% the isolated pathogens being eliminated during cefuroxime trea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977; 70, (Suppl. 9), 25-32.*

**Excellent renal tolerance**

"In a paediatric care unit, 25 patients with serious cardiorespiratory conditions, 9 of whom required assist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a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ere treated with cefuroxime for pulmonary infections (18) and septicæmia (7). Five patients also had a concomita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There were 13 successes in which symptoms subsided within 2 to 4 days. 10 failed cases in which recovery was slower and 2 poor resul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verity of the condition and age of these patients, cefuroxime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antibiotic. Eight patients had been un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other antibiotics. No changes in renal function were observed."  
*Ibid 86-89.*

**Good clinical response**

"Fourteen out of 18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acute infections of th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and urinary tract were cured with cefuroxime therapy and the remaining 4 were improved. All the pathogens identified were eliminated during treatment.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were elderly and had chronic concurrent diseases for which they were receiving treatment. Cefuroxime was well tolerated and side-effects were negligible."  
*Ibid 86-89.*

**Good use in neonates**

"Cefuroxime in a high i.v. dose is well tolerated in the neonate even when normal doses of aminoglycosides are given concurrently."  
*Ibid 183-185.*

**Glaxo**

Zinacef is a Glaxo trade mark

# Haight Ashberry free Medical Clinic

So much have we heard about the medical care in USA: its vast organisation, its insurance system, its expensiveness and so on.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the free clinic? I happened to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a free clinic in San Francisco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it is an interesting place to know about.

Established in 1967, Haight Ashberry Free Medical Clinic (HAFMC) is the oldest and one of the few of its kind in California and perhaps the only one in San Francisco. The setting up of the clinic is to provide service for the poor, a kind of service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s — namely giving more care and concern for the patien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67, the clinic has branched out so that it may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day, it includes a general clinic, specialized clinics for gynecology, dentistry, pediatrics, dermatology and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for all kinds of drug addic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linic is that most staff are volunteers. In the general clinic, there are about 125 volunteers and 9 paid staff. Most of the doctors and medical students volunteer their time free and clear. Some receive credits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Some who are preparing to enter the medical field wish to gain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clinic. However, mostly the people are volunteers who have heard about the clinic, or even were at one time a patient. The paid staff are those who keep the clinic running smoothly such as the administrator who handles interclinic communica-

tions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service coordinator, volunteer coordinator, janitor etc.. The work for the volunteers is quite free, they usually come in once or twice a week. There would be a doctor, 3 medical students and three to six assistants each day. As to the financial support, 75% is from the Health Department of the city, 15% from a Federal government program and 10% from donations.

The general clinic, (the one I have spent an evening working as a "volunteer") is on the first floor of an old building situated in the poorer part of the city. The place is not very big, neither is the place very clean and tidy as I expected of an American clinic. There are altogether 5 consultation rooms, a pharmacy, a small laboratory, a waiting room, an office and some resting places. Patient who comes in is first taken care of by a medical assistant — taking history, temperature and blood pressure. Then going into a consultation room, the medical assistant will talk to the patient, trying to understand his/her illness, answering the patient's questions if possible and giving some comfor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laints are recorded to save the work of the medical students or doctors who then do the examination. The patients would be given treatments or investigations as required.

The clinic is not clean and white like a hospital should, but the warm colours on the walls and the little untidiness give people a homely feeling. The medical workers wear no white coats to distinguish their status, thus breaking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workers and the patients. Above all, what strikes me mos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workers. They

sacrifice their time and energy with one common goal in mind — to provide better care for the sick. They are all devoted to their work. I saw an assistant spending half an hour talking to a middle-aged male patient who was scared to death by his raised blood pressure, comforting and explaining until he left the room with a smile. And of course they get their rewards. A little girl told a volunteer that her mother was trying to get her to go to a doctor, but the only place she felt comfortable enough to go to was HAFMC.

The laboratory is a busy place. Though small, it is equipped for common clinical tests such as blood tests, urine analysis and smear examinations.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waiting room. Sitting quietly, reading newspaper, smoking cigarette or just gazing into the mid air are all sorts of people you may find on the street of San Francisco.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clinic and its workers. I believe that such spirit as HAFMC is really what the patients need. I dare say that most, if not all, leave the place with gratitude and satisfaction. I sincerely wish the spirit of HAFMC be spread among the medical workers in Hong Kong.

Leung Fung Ha

本文所錄乃作者於去年暑假參加港大學生會主辦之美國學習團中所見。投稿的希望將此組織介紹香港的醫療工作者。

## M與H之間



醫療組

看官。請勿誤會這篇文章是要來M(媽)人的，M是代表 MEDICAL OFFICER，今次要談的是M與H的問題，看官又請勿誤會這是要介紹醫務衛生處，M是 MO (如上)，H則是 HOUSEMAN (實習醫生) 是也！

M與H表面上看來是上級與下級之分，其實點只咁簡單，其中關係，錯綜複雜，看官請看我慢慢道來。

猶記做H之初，戰戰兢兢，因為無論打DR I P (吊鹽水)，抽血，收症，填表等都完全陌生，當收着一個病到五顏六色的病人時，真是手忙腳亂，急急求救M也，所以初期實以M為首是膽，對於M的每樣吩咐都急急做完。

到了實習將完的時候，情況則完全改觀，往往學得一鱗半爪就自以為醫術高明，開始喜歡自己撲 CASE，甚麼事都自行作主，不再求助於M，以為一旦要求助於M則顯出自己功力不夠，而令自尊心受損云，更有甚者，則從期刊內或「賣藥佬」的吹噓廣告裏所看到的新藥，作秘密試用，其以為希望能從其中得出驚人成果，因而一舉成名。

另一方面，作為M的，由於職責所在(H雖然多勞做，但少點法律上責任)，一定要時時留意H的工作，所以如果有某M過份的熱心的話，在H眼中便會以為對其不信任，成日坐室晒也，當然亦有個別M，由於做H的時候受過氣，心存報復，一旦為M，便盡量發揮其權力，將H指到陀轉轉也有，不過為數則少。

亦有某些新M，尤其是未做過這一專科的，初上任時，為了快些掌握到一定的技術，往往將大部份的手術霸住做，結果做H的便減少了做的機會，由是怨聲載道。

看官看罷上文，勿以為M與H之間只有矛盾，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事實非也，查M與H是同一陣線的伙伴才對，如果彼此都能從病人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實沒有如此大之矛盾，作為H的，應瞭解到自己的經驗有限，遇到問題時，應不恥下問，因為當你在診斷時有疑問的話，則表示你的治療是可能有錯的，如果仍強迫下藥，則對病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事實上醫學領域無邊無際，有誰敢說全都識呢？有問題請教他人並不見得是丟臉的事，另一方面，M一定要視H為醫療服務的接班人，要用心去栽培與指導，存心報復的態度一定要捨棄，然而又不需為H的過失而遮掩，因為很多時知識就是從錯誤處得來，只要凡事誠懇，H是會願意接納正確的教導的。

